

随书赠送
希区柯克执导的
经典悬疑片
《火车怪客》
正版 VCD 影碟

美国侦探小说家协会推荐
World's Best
Suspense Stories

世界最佳悬念小说选

谋杀伯恩斯坦

[美] 哈兰·埃里森 / 著

新华出版社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



11019357



orld's Best Suspense Stories

世界最佳悬念小说选

谋杀伯恩斯坦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谋杀伯恩斯坦：世界最佳悬念小说选 / (美) 埃里森等著；拓维译. - 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02.4

ISBN 7-5011-5657-3

I. 谋… II. ①埃…②拓… III. 悬念小说 - 作品集 - 美国
IV. I71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8525 号

谋杀伯恩斯坦：世界最佳悬念小说选

〔美〕哈兰·埃里森 等著

北京拓维炜胜翻译公司 译

(www.to-where.com)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：100803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金瀑印刷厂印刷

*

880×1230 毫米 1/32 11 印张 280 千字

2002 年 4 月第一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

ISBN 7-5011-5657-3/I·292

定价：28.00 元

目 录

嫁给怪兽的女孩	安东尼·布切尔 (1)
荡妇之死	弗雷德里克·布朗 (22)
本 质	马克思·艾伦·柯林斯 (51)
周末旅行者	杰弗里·迪沃尔 (65)
原因不明	斯坦利·艾利 (91)
谋杀伯恩斯坦	哈兰·埃里森 (105)
跑 腿 儿	艾伦·斯坦利·戈德纳 (118)
过去那一天, 过去那一夜	爱德·戈尔曼 (158)
不见了: 第十三页	安娜·卡萨里恩·格林 (183)
现代梅蒂斯案	爱德华·迪·赫奇 (216)
戒烟公司	史蒂芬·金 (234)
年轻·完美·死亡	约翰·路兹 (256)

谋杀伯恩斯坦

圣诞节快乐..... 艾德·麦克白 (277)

作弊的牌..... 比尔·普诺兹尼 (285)

法国皇子玩偶历险记..... 埃勒瑞·奎因 (305)

藏着掖着..... 莉萨·斯科特南 (329)

嫁给怪兽的女孩

安东尼·布切尔

从一开始，整个事态似乎就有一种叫人感到压抑的紧张气氛。婚礼日期甚至定在正式宣布订婚之前；多丽恩一再坚持，要玛丽务必立即赶回好莱坞作她的女傣相；玛丽赶到那所房子时，订婚晚会已经开始进行了；她连冲个澡的时间都没有，也未来得及换身衣服就站在了表姐多丽恩的旁边，多丽恩将她介绍给了那个谋杀者。

那时，她对此仍然一无所知。接着，多丽恩的一位朋友即兴在钢琴上弹奏了一曲婚礼进行曲，那首曲子带有比博普爵士乐的风格；而另一位朋友则诵起了五行抒情诗，并尽力使之与乐曲相和谐，其他人则说着“亲爱的……”“不过我的代理人说”“这酒像胶水一样流出来了，弄得这儿到处都是。”“电视现场直播？哦亲爱的，历史是多么地离奇有趣呀！”之类的话——这时，一种忘却了的小女孩的记忆似乎在撩拨她的后脑，同时，某种活泼的大姑娘的本能在脑前晃悠。直到后来，那位银发男人和他那位怪怪的朋友使这种恐惧变得十分清晰了。可是现在，这种感觉模棱两可，不可言喻，或许这种状态更令人恐惧吧。

玛丽从一开始就讨厌他。多丽恩比她仅仅大一岁（她二十七岁），不过看起来却好像比她年轻一岁；她搞不明白，她为什么

愿意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。玛丽原以为彼特·亚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可不久就发现他是如此相貌平平——几乎是另外一个人，像街头的小贩……或者不对，更像是药剂师，好一点则像是后期基督教的摩门教徒。此后不久，她就惊奇地发现他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甚至有一种从一位普通长者身上所无法预想的魅力。他对她的家庭嘘长问短（当然，这也是多丽恩的家庭），他问及犹他，问及盐湖城现在的状况，他始终让你觉得他问这些仅仅是因为它们与你相关。

在最初一段时间里，好莱坞的晚会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了，她似乎又置身于盐湖城，并且可以完全理解多丽恩应当嫁给他，而不管他有多老……也不管如何在一个小女孩的记忆中安放卢瑟·皮鲍比（用重重的黑体书写的）这个名字，以及那张要年轻得多的相片。

这时，多丽恩会说：“卢瑟，好好招待玛丽，啊？我这个女主人可不能失礼。”接着她就消失了。玛丽与卢瑟·皮鲍比单独呆在了一起，舞会像着魔了的蒙太奇般在他们四周飞旋，当他不经意地引她走向酒吧时，她已不清楚他对她说了些什么，也不清楚他触摸过她哪些部位，尽管这些话语暗送情意，尽管这种触摸并非是一位新郎官对女宾相的正常触摸。更有甚者，那声音如此甜美，那手指这般缠绵，那双眼睛——那双眼睛紧盯着她，只看着她一个人，似乎屋子里只有他们俩……那眼神太过火辣。

小女孩的记忆仍然是一个碎片；但不管那记忆是什么，它突然使这个成年人意识到自己的险境。不由自主地，玛丽发觉自己已躲开了皮鲍比，她从两个男人的背后溜了出去，那两人正在争论电视上同业行会的审判，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她深深地沉入了一把椅子上。

她的整个躯体在颤抖，似乎是以某种奇怪的公开的方式在愤怒。她在想，一个身体健壮、淫荡无度的彼特·亚诺将成为一个清白的受人欢迎的表姐夫。

正是在这角落里，那位银发老人找到了她。

“你是多丽恩的表妹玛丽。”他作了开场白，“我叫麦克唐纳。你没喝酒，或者还是……”他补充道，“素来不饮酒。”接着，他将端着的两杯马丁尼递了一杯过来。

她喝了，喝得很痛快，没洒出一滴；但她最后还是需要小呷两口，以便她能恰如其分地恢复常态的笑容，并说声：“谢谢，先生。”

“很好。”他说，“对追逐你我并没多大把握。在来自盐湖城的女孩面前，人们会变得愚昧无知。”

“哦，我可不是个圣徒。”

“谁是呢？感谢上帝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（现在那笑容看起来更平易近人了）我不是一个摩门教徒，多丽恩也不是，我们的父辈来到盐湖城时已是丧偶的鳏夫了，那时我们还在他们的怀里哇哇大哭。后来他们娶了犹他的姑娘。从多丽恩的演说中，你所听到的那个庞大的摩门教徒家族只不过是一个继母的家族罢了。”

“有时你得提醒一下多丽恩。”他干巴巴地说，“她从未怀疑过她演说中的一句话。包括（他的双眼环扫了一下喧闹的屋子）‘女童星’这个说法。一个女童星能走红多久呢？不会多久的，就像作一名‘年轻民主党’人一样？可能吗，看看，我现在都该使用催发剂了。”

“哦，不过，你还年轻！”她马上回答。她从不语气平平地说此类话——他肯定是不到四十岁。她已停止了抖动，他令人心胸舒坦，让人感到可靠，一点也不像中年人的记忆片段——在那种记忆中，有柔情的手指从地狱中探出，有多情的眼神从邪恶中送出……

麦克什么来着坐在那儿，几乎读懂了她的想法。她的眼神掠过那边的吧台，在那儿，卢瑟·皮鲍比正在向某位专栏作家的女助理施展魅力。“你刚刚来，是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玛丽不太自然地说，“这一切来得太快了……”

“你一会儿又得离开了。”这并不是一个问题。“我的车放在……”

“那个。”麦克唐纳说，“是凯特林娜。”

他们在鲍洛斯沃德斯的一个悬崖边停了下来。此时已近黄昏。

“有些东西真让人陶醉”。玛丽柔柔地说，“坐在高高的地方，回顾新生的事物。这是一种如至所归的感觉。”

“多美的王国啊……”麦克唐纳低声嘟哝着。“你知道，多丽恩第一次来到这里时，我就认识了她。通过我的一位朋友见的面，她那时是电台女主持。”他的语气怪怪的。

“你……”但玛丽并未说完这句话。对于这样一个问题，他们几乎心知肚明了，本不必多说了，不过事实上也并非如此。

“……爱上了多丽恩？”麦克唐纳大声笑道，“仁慈的主啊，不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起了那个女孩，是她介绍我们认识的。但是，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杀死了她。”

刹那之间，那张相片以及那张黑色录音带突然清晰起来，玛丽知道那个故事。

她这突然的一惊并没有逃过麦克唐纳的眼神。他若有所思地盯着她。“这便是我认出你的原因——因为我老早以前就认识多丽恩了。你现在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，并且在她安排明星宴之前赶了回来……她也曾有过同样的如至所归的表情。”

“那么现在……”玛丽说道。

“那么现在。”麦克唐纳重复了一遍。片刻的沉默之后，他说，“看。你最好给我讲讲这件事。这些事你千万不能跟多丽恩讲，否则对你没什么好处。”

几乎令自己都吃惊的是，玛丽居然点了点头。“先给我来杯马丁尼。”

海滨的酒吧很小，几乎为人所荒弃，不过，倒不失为一个聊天的好地方。“老实说，并不是不想说……”玛丽勉强笑了笑。

“非常好。这便是你同多丽恩的主要区别。她总是直来直去。”

“我想，她并未有如此表现，因为她从不承认自己一直在嫉妒我，妒忌我的坦诚。不，这是在背后说她的坏话，我本不该这么说的；不过，我想，这是她嫉妒我的惟一一样东西。这是你的过错。我这么说仅仅是因为你这个人很随和。”

“这是职业病。”那人说道，而她还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

侍者端上酒便走开了，玛丽试图想找到合适字眼，以描述让自己感到害怕的那个东西。“你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……知道爱错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。这不仅仅是爱错一个人，而是爱上一个坏男人，我在伯克利放射试验室作过助理，有位研究员……你该知道他的名字的；他曾在报纸头版头条出现过。他是一个——这是一个戏剧般的字眼，但却真的——是个卖国贼，几个月来我一直爱着他，从未想过他内心是个什么样儿。我甚至想保护他，同他站在一起，但在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之后他撕碎了他的面具，并且第一次……不管怎么说，这便是我返回犹他的原因。这也是我能理解多丽恩不了解那个男人但却爱上了他的原因……这也是我得做点什么的原因。”

“这不仅仅是‘女人的直觉’。而是我的记忆。这一定发生在很久以前，或许十五年以前。我想，那时，我还在读初中。是在波兰或者是西雅图或是其他某个地方，他是一个……是个乱娶妻妾然后将她们害死的男人，他杀死的妻子不计其数。这在媒体上广为传播，人们议论纷纷。当你提及谋杀时，我一下子记起这件事来，我甚至能看到那些报纸。同样的名字，同样的面孔。”

她在最后一口时喝完了那杯马丁尼。

麦克唐纳没有一丝惊诧。“这并不是——”，他坦率地说，

“我想起来的那个人。或许是因为在不同时期我们都曾经是初中生，想想孩子们对谋杀是多么地着迷啊。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三一年时的威尼·鲁萨·贾德，即使当时我对此只是一知半解。我所记得的是在三一年以前的那个人，大约是一九二九年左右。正是在洛杉矶这儿，同样的名字，同样的面孔。”

“但这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。两次？第一次他就该被逮着了。”

“他是该死，但后来又回来了。他肯定是被赦免了，在这儿，在波兰，在其他地方都获赦免。我们天真无邪的心灵只记住了恐惧时的战栗，却忘记了审判。”

“但他们不可能释放他两次，能吗？”

“我亲爱的姑娘，要是你想对谋杀者甚至是屡次谋杀者的赦免次数进行统计……你知道，你正好找对人了。”

或许这是因为马丁尼起了作用。她突然感到一切归于正常。那位安静的银发老人知道将要做什么。

“说得正式点儿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我叫李奥特纳特·麦克唐纳，刑事侦探，我并没有做过详细调查，但我敢肯定，那位杀死电台女主持的朋友现在仍住在圣·昆廷，生活得逍遥自在。有关卢瑟·皮鲍比的信息，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，都是我从你在多丽恩面前的表现瞧出来的。不管她对他爱到什么程度，要让她睁只眼闭只眼的确有点困难。”

“李奥特纳特·麦克唐纳，我爱你。”玛丽说，“你马上查一下档案，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档案？”麦克唐纳说。“当然可以”。他故意神秘兮兮地补充道，“不过，我想，我还有一个更好的资料来源。”

“我真他妈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多丽恩脾气暴躁地责问道，“昨天，你必须得溜出去吗？这是一个饮酒狂欢的舞会呀，最重要的是，作为女宾相，你可是整个订婚礼仪的一部分呀。而

且，卢瑟受到了伤害。他喜欢你，但你却未给他任何表露的机会。”

玛丽穿上一只长筒袜子，全神贯注地揉着袜子的皱褶。“你真的爱卢瑟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我想是的。我喜欢他，他很有趣。甚至从头到脚都有趣。哦……帮我拉上这儿的拉链，这儿总是很紧……怎么了？我让你吃惊了吗？”

“哦，我没想到……我是说，他是这么……”

“老？听着，亲爱的，没什么东西能替代经历。要是你认识几位年轻的好莱坞帅哥……”

“多丽恩……”拉链拉上了，玛丽又开始全神贯注于另一只袜子。

“哦？”

“或许我不应该仅仅一个人来做客，还应当再请一位朋友来参加鸡尾酒会。”

“哦？我希望他能前来，卢瑟和我会在下午将一切准备就绪，以补偿昨天的不周，他是谁？”

“麦克唐纳，我在晚会上碰见的那位热心肠。”

“是麦克？你是跟他溜走的？他是不错，我是想……如果你喜欢一本正经的警察的话。你们俩倒是可以在一块儿以非议我取乐儿。多丽恩·爱伦，女人中的渣子。”

“哦，多丽恩，有这么糟糕吗？”

“不，别介意。我曾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过，有一个无党派人士……那是卢瑟吗？我的脸色难不难看？快点！”

不过那不是卢瑟·皮鲍比，而是唐纳德警官，麦克唐纳德，他说：“嗨，多丽恩，希望不请自来不算是一种冒犯。我带来了另一位客人。”

多丽恩耸了耸肩。“为什么没人知会我……？”接着，她不作声了。她和玛丽都不约而同地打量起麦克唐纳的伙伴。

他是个矮个子男人，瘦得可怕。他可能处于四十岁到六十岁的任何一个年龄上，而且即使到了八十岁，他看上去很可能仍跟现在一样，首先让玛丽吃惊的是他那死白死白的皮肤——几乎像是生活在地下洞穴里的居民的皮肤，或者是死人的皮肤。接着她看到了他炯炯有神的蓝眼睛，在那蓝色的背后有一种奇怪的暗示，她明白——不管这种惨白多么离奇古怪，不管他如何枯瘦如柴——那人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强有力地活着。

“多丽恩·爱伦小姐，”麦克唐纳说道，“玛丽·爱伦小姐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奴伯尔先生。”

“是麦克的朋友吧。”多丽恩说道，“来吧。卢瑟还没回来；你想参加酒会吗，麦克？”

他们都进了起居室，麦克唐纳在调酒。要举行舞会了，麦克唐纳的那位奴伯尔先生仍旧一言未发。当麦克唐纳同多丽恩为应该谁去取冰块而争论起来时（满满一壶冰块能使马丁尼喝起来更加爽口），奴伯尔先生才对玛丽说：“不错。”

“请你再重复一遍好吗？”

“我在说你呢。”奴伯尔先生又沉默不语了，直到麦克唐纳起身去拿饮品，这时，他摇了摇头，说，“有没有雪利？”

“当然有。”多丽恩说道，“厨房里有的是雪利酒，但不是特制的，大多是用来作烹饪的，不过……”

“可以。”奴伯尔先生说道。

当多丽恩离开时，麦克唐纳冲她吹了个口哨，回来时，她端了一个水杯，一瓶雪利酒，还带着一副迷惑不解的女主人的表情。玛丽看着奴伯尔用那只白手斟满杯子。“你是对的。他都知道些什么？麦克唐纳为什么带他来这儿？”

门铃又响了，这一次进来的是卢瑟。他吻了一下多丽恩，在几位生人面前，这显得很郑重，接着就盯着玛丽径直奔来。要是他想吻我……她在慌乱之中寻思着。

这时奴伯尔先生从那杯雪利中将头抬起来，淡淡地说了声：

“皮鲍比。”

卢瑟·皮鲍比有所期待地瞅了瞅多丽恩。他开始说道：“给我介绍介绍，亲……”接着，他又打量了一下奴伯尔先生。李奥特纳特·麦克唐纳已退到了吧台那边。皮鲍比死盯着这张瘦骨如柴的惨白的脸，似乎想要给它附上些皮肤和色泽。

“奴伯尔警官。”他突然说道。这可不同于他与妇人们说话时的那种腔调。

“退役了。”奴伯尔先生说道，“已经不干那一行了。不过不是说你，呃，皮鲍比？还在干那种工作吗？”

“多丽恩！”卢瑟·皮鲍比的嗓子又有了生机，也有了新的尊严。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——这种当面对质的场面是什么意思？真荒唐。确实，很多年以前，奴伯尔警官，也许是出于对你自己警官生涯的考虑，以谋杀犯的罪名追捕我，仅仅因为我第一位妻子的意外死亡。在警方记录上我已被开释了。在法庭上我已被证明是无罪的。为什么我年轻时的悲剧会……？”

玛丽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但她敢发誓多丽恩将成为人们的笑料，奴伯尔先生仍盯着卢瑟，但他那双明亮的蓝眼睛似乎呆滞了，那眼睛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。“凤凰城。”他说道，“一九三二年，同样的‘意外’——从楼梯上摔下。同样的双倍赔偿保险单。因为证据不足，没有给予起诉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皮鲍比反驳道，“还有一个不幸……”

“桑塔菲，一九三五年。同样的意外事故，同样的赔偿保险单，无罪释放。西雅图，一九三八年。”他冲玛丽点点头。“同样的意外，不过没有赔偿保险单，因为没有这必要，有家庭财产。审判了三次。启用了三次陪审团，最终因意见不一致，州法院放弃了这个案子。好大的口子啊；西雅图确实有利可图呀。不过，一九四五年，同样的意外，女人活了，拒绝提起公诉，但离婚了。拉斯维加斯，一九四九年，无罪释放。”

“你漏掉了更有趣的一个，尼克。”麦克唐纳补充道。“伯克

利，一九四七年。判定有罪，以性骚扰罪拘留六十天。他剪去了那个妇人的一大块头发，因为那女人不喜欢他。”

“弗南德斯。”奴伯尔幽幽地说。

“我希望你会欣赏这个暗示，皮鲍比先生？你的同事雷蒙德·弗南德斯，纽约市一九四九年的孤独杀手，他也喜欢头发。他对头发的喜爱简直是着了魔，这也许是一种恋物癖。顺便问一句，哪一次是同你一起做的？其他的几位受害者的头发都被剪过，而且技术娴熟。”

“先生，你是在将我同弗南德斯这样的畜牲相提并论吗？”

“这并不重要。”麦克唐纳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我收回对他有恋物癖的说法；畜牲倒更直截了当些。走火入魔无疑是他最主要的动机。现在，最令你着迷的是合法公民的外表，善良，诚实的公民。你同意吗，尼克，我们对皮鲍比先生的指责有点过分了？他和弗南德斯对头发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，如果让他着迷的不是……”他将话说了一半儿。

玛丽屏住呼吸，两眼盯着多丽恩。她的表姐仍看着卢瑟·皮鲍比——没有恐惧和仇恨，也没有抑制不住的爱恋，叫我想不通的是，她竟然捂着嘴想笑。

“李奥特纳特·麦克唐纳！”卢瑟以一种适宜的方式爆发了愤怒。“你已退役的同事是不负责任的，我想他不止是一点点醉了（奴伯尔先生平静地又将酒杯斟满）。而你却是一位执行法律的官员。你知道法律没有对我提起任何控诉，并且你的归罪是具有诽谤性的。这不是我的房子，这是我未婚妻的房子。我会让她命令你和你那爱喝雪利酒的朋友离开这儿的。”

现在多丽恩的笑声终于爆发出来了，声音清脆，犹如铃响。“亲爱的，你一本正经的样子真可爱。”她是这个屋里惟一个泰然自若的人。

“知道吗，麦克。”她继续说道。“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了。我还记得那些新闻中的情节和图片。这便是我嫁给卢瑟的原因。我

想，看清楚一个真实的，活生生的，未被判刑的职业杀妻狂是个什么样儿也蛮有趣的。接着，我认识了他，我喜欢他，他也不必向我做任何解释。他会告诉我说那都是些意外，会说他是个受命运折磨的受害者——他不必如此，因为，我先替他说了，对你，麦克，还对你，奴伯尔先生。我不会命令任何人走出任何一扇大门的，不过……你真的认为还有任何呆下去的必要吗？”

“但是，为什么呢？多丽恩？看在上帝的面子上，告诉我为什么？”

姑娘们都早早地上床了。即使是卢瑟·皮鲍比似乎也着实被多丽恩的反应吓了一跳，不久也离开了。（“我想单独呆会儿，亲爱的，我会紧紧握住你放在我手中的信任的，它无比珍贵。”）

“我告诉你，亲爱的。我喜欢他，或许我甚至信任他。”

“但是你不能这样！这不可能完全是无辜的巧合。积累起来也太多了。而且关于头发的那件有趣的事……”

“那，”多丽恩承认，轻轻梳拢着她那头笔直而长长的秀发，“或许会令一个姑娘这么想的。但老实说，他从未在我的头发上做任何花样。他可不是个有恋物癖的人。”

玛丽从床头柜上拣起一本小册子。是陆军妇女队的女子专用柔道术。“因此，你信任他？”

“不错，我犯错误的概率是百分之五，一个女孩应该能自我保护，我总这么讲。要是她想自卫的话。”

“是吗？你不想吗？你故意自讨苦吃，是吗？”

多丽恩点了一支香烟。“很抱歉。我并不需要你这种全心全意的犹他式的同情，真的很感谢你。多丽恩可以照顾好自己。我可不是故意往火坑跳。现在，你是想闭上眼睛睡觉呢？还是要我出去，去看看今晚的电视为二十多岁的人提供了哪些奇妙的节目？”

“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，多丽恩？”

“让我们做个交易。一人提一个问题。我也有话要对你说……你先问吧！”

“他有没有……他有没有跟你提及有关保险的事？”

“当然提及过。这没什么，合情合理，不是吗？他比你想像的要富有得多，你知道，我很年轻，身体健康，保险费要低些。他已在一张保险单上替我交了第一笔保险费。十万美元。现在你最担心的事得到证实了……”

“哦，多丽恩！你怎么能这样？”

“我想请求你。不要回到盐湖城，也不要回到摩门教圣殿。在这逗留一阵子。要是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会为你找份工作；我已拿到合同了。”

“你真的认为，你需要某某人来……”

“我说过，我信任他，不是吗？这仅仅是……好吧……哦，不说这个了！要是你想回家就回去吧！嫁给一个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人，一起住在亚利桑那州。卢瑟一次只娶一个人——当他娶我时，他就要维持这段婚姻。”

“我要留下来，我当然要留下来，多丽恩。不过，唔……你不仅仅是我的表姐。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。现在……我只是一点都不理解。”

“这可是条好新闻。”多丽恩说道，随手关掉了电灯。

婚礼是在苏格兰教区的一个小山坡上举行的，规模不大却优雅不俗，最与众不同的也许算是这样的一件事：女宾相竟始终未看新郎一眼。

在整个婚礼过程中，玛丽不由自主地思考婚姻对她到底意味着什么，或者说她希望婚姻意味着什么。这里是多丽恩和卢瑟……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那对新婚夫妇动身前往棕榈泉度蜜月后，麦克唐纳搀扶着她进了小汽车，此时，她几乎泪流满面。